

【关注酒精依赖症】

对酒精极度排斥的人，一辈子都不会想象到嗜酒如命的滋味，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人不会体会到双目失明的痛苦。但与其他疾病能够博得广泛同情不同，酒瘾通常被认为只是不良习惯，甚至被斥为“自找的”、“品行不端”。殊不知，酒瘾是一种精神疾病，它甚至与生俱来，与基因遗传有关。对酒精的接受程度不同是人的个体差异，酒瘾患者对酒精接受程度异于常人，有心理因素，更有生物学因素。酒瘾，是种病。



少喝点

本报记者 徐洁

每天两瓶酒 喝到出现幻觉

“你能想象到如果没有酒，五脏六腑就不工作了，一瓶酒下肚，就像给身体加了油，浑身舒坦，手也不抖了。住院前我就这样。”11月28日，在山东省戒酒戒毒中心的病房里，张旭说。他表情淡然，手势间，手还会微微颤抖，一个星期的药物治疗，已经基本让他恢复正常，而在这之前，酒像一个魔鬼几

乎毁了他全部的生活。

讲述着过往的经历，每一个节点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张旭说，他第一次喝酒是14岁的时候，初中的学生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每次放假前，相约买了一箱啤酒去饭店喝一顿，初识“酒”滋味，没敢喝醉；16岁，高中，张旭第一次醉酒，被人抬回家；上了大学，每到周五，宿舍里的同学必买点小菜，喝点小酒，这些听起来也正常。

大学毕业，张旭成为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。最初踏入社会，每到周末，大学同窗也一定会相约着聚聚，每聚必醉。张旭也终于在酒

场上“崭露头角”。有一次，张旭偶然被领导抓去陪酒，喝了1斤半，意识仍然清醒。从此，领导每逢招待必叫张旭陪酒，常常喝到吐。渐渐地，张旭离不开酒了，“每次下班，不约个酒局，这一天真是白过了！”他说。

张旭说，除了公开的酒场，他常常偷着喝。值夜班比较无聊，几乎每次值夜班，他必须偷着出去买酒，40°的白酒一晚上喝一斤，不需要就任何下酒菜，喝完再偷偷出去把酒瓶扔掉。在家里为了蒙过媳妇的眼睛，他总是在喝完酒后往酒瓶里装点白水，以证明他没多喝。

再后来，张旭干脆连班也不去上了，每天两瓶酒、两包烟，蹲在电脑前度日。酒，摧毁了他的健康。由于过度酗酒，张旭胃溃疡、酒精肝全部找上身，心脏也常常不舒服，胸闷憋气，甚至出现过多次幻觉。“有那么几次，晚上睡着觉，半睡半醒间，看到有人在床头的椅子上坐着，或者两个人一直在我床边说话，直到天亮。”他说，知道那是幻觉，否则真能被吓死。一次喝酒后严重的酒精过敏，差点让他没了命，“整个脸肿得厉害，血压也非常低。”他说。（张旭为化名）

（下转B02版）